

# 裊裊鄉音



人生在線 郭曉懿

今日忽聞鄉音，熟悉的旋律：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拚，愛拚才會贏。」唱的當然是閩南語。這聲音，自然地將我牽回童年。第一次聽這首歌，還是鄰居家客廳放音樂錄像帶，敞開大門，擺着桌椅，來了人隨便坐。坐在板櫈上跟着看，聽着「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時起，有時落。好運，歹運，總嘛要照起工來行」，雖然是孩子，也覺得很有道理，特別是人生海海的比喻，更加貼近閩南的海邊風情。在閩南，這首歌家喻戶曉，說起愛拚才會贏的情緒，幾乎無人不曉。

腦中突然浮現出很多閩南歌曲，都是以前聽過的，諸如劉德華曾經唱過的《世界第一等》。一開始，同樣是海，卻一反《愛拚才會贏》中「一時失志不免怨嘆，一時落魄不免膽寒」的失落。「一杯酒兩角銀，三五時嘛來湊陣，若要講博感情，我是世界第一等」，寫得爽朗，人生道路上朋友情深，重情重義的形象，躍然紙上。

還有《歡喜就好》，喜歡它的簡潔和真性情。「人生海海，

甘需要攞了解。有時仔清醒，有時輕睬。」（人生漫長，不需要每件事都清楚，有時明白，有時隨意）。這歌詞本身就隨意，這短短幾句話，像是閩南市井的性格寫照。「輕睬啦」（隨便啦），恐怕只有閩南人會懂。要是兩人遇上點小事，突然蹦出「輕睬啦」，估計要到相視一笑，心領神會的地步。而後的歌詞，都是生活的煙火氣，「歸工嫌車無夠叭，嫌厝無夠大，嫌菜煮了無好吃，嫌某傷歹看」（總嫌車不夠拉風，嫌房子不夠大，嫌菜做得不好吃，嫌老婆難看），這些雞毛蒜皮，雞飛狗跳，真真是日常生活的寫照，最後那句重音「歡喜就好」，反覆伴唱，確實讓人開懷。

也因為這「輕睬」，不禁想起了文化。縱使離開家鄉這麼遠，很快能從腦海中聯想出這麼多年佳釀。這閩南的歌曲，還真是酒，越陳越香。而且越是長大，越能理解當年歌詞的醇味，或勵志，或情義，或責任，或「輕睬」。不經意間，它們伴着我，走了這麼多年，走了這麼遠。相信也會陪着一代代閩南人長大，行走。彷彿為人生奠定了文化的根基。無論身在故土，還是離鄉萬里，文化的根，一脈相承。

# 紙與書之路



黛西札記 李夢

倏忽又一年盛夏，來到北京參加第三十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(BIBF)，既為參展，也為參觀學習，了解過去這一年內地、海外的出版同業，又有哪些創新作為。

今年我們以「香港的流金歲月」為主題，帶來香港三聯書店、中華書局、商務印書館、新雅文化和中和出版等多間出版社的千餘種新書及獲獎書。展位的打卡牆則是委約內地青年插畫家創作，動態呈示港島街景，格外引人關注。而由特區政府文創產業發展處贊助的香港館，亦展出超過七百種兒童及親子圖書，更邀請多位香港青年插畫師同場展陳作品並舉辦分享會等，凸顯香港藝文活力。

「活力」可說是本屆北京國際書博會的特色之一。不同地域、不同文化背景的出版社和文化藝術機構各展身手，或舉辦讀書沙龍，或推展大師班和工作坊等，還有機器人、VR、裸眼3D等人工智能和新科技產品助陣，讓這一場書與書、書與人的約會續紛生動，創意十足。

當人人都在談論「科技+文

化」「人工智能+出版」的時候，我更希望回到「書」與「閱讀」本身，從字與紙之間找尋維繫想像與溫情的力量。本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除邀請中國及國際出版業界參展之外，更舉辦了幾場饒有趣味的特展，包括BIBF藝術書展、美食圖書展和插畫展等。其中BIBF藝術書展今年來到第二屆，以「紙之路」(Paper Road)為主題，從書籍與空間的互動、書的物理屬性等角度切入，展示書籍特別是藝術類書籍從敘事、內容到裝幀設計的別致之處。另有多位藝術家以「書」「紙」與「文字」等為靈感創作的繪畫和裝置作品同場展出，為我們觀看這一場書與紙的展覽擴展感知與理解的維度。

我相信，觀展的人們會被這些紙上流動的艷麗或深沉的色彩吸引，我更相信，出版社重點打造的這些精品藝術類圖書，其實在相當程度上預示着紙本圖書的未來：不久的將來，紙本書將不僅僅是藝術的記錄與承載，其本身更將成為藝術品，從其物質、文化和哲學等多個維度被探討、被珍藏。

科技力量無限延展的年代，紙本書的魅力仍在；於這全新語境之下，紙與書的路，或遠比我們想像中更為綿遠悠長。

# 食在蘇黎世



域外漫筆 余乘桴

提到周末探訪在蘇黎世工作的友人的經歷，便不得不提此行中的餐食體驗。筆者在蘇黎世城市中漫步發現，大多數餐廳都以德國料理為主，也可以說得上是道地的飲食了。

因為友人日頭要返工，因此我便自己一人在蘇黎世美術館參觀後，沿着後面上山的公路一直走，大致不超過半小時，便走到了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。第一站便是在學校裏吃了早午餐，坐在近兩百年歷史的古建築風主教學樓的一樓咖啡卡座，看着學生和老師們人來人往，觀察着他們說話的體態和表情，配合手邊的咖啡和牛角包，彷彿時間就停留在了這一刻。似乎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愛因斯坦在此求學的场景，的確這間大學就是愛因斯坦的母校，他在這裏度過了自已的本碩學涯，聽聞因為申請該校的博士失敗，才因而去到蘇黎世大學完成博士學業。至今，學校還保留着他上學時期的儲物櫃，只不過現在變成了一個對外展示的櫥櫃，裏面包含愛因斯坦的個人簡介以及一些錄音片段。

說回吃的，在下山的路上，還巧遇一輛行駛在路上的餐車，非常有趣。有點類似三輪車，但體積上相比會大更多。剛好前面紅

綠燈路口的紅燈亮起，餐車停了下來，當我望向餐車並舉起手機的時候，司機也望向我微笑，餐車中一對夫婦正在愉快進餐，偶爾還舉起酒杯飲香檳，陽光剛好間或照下來，整個氛圍感十足。綠燈起，他們也在一車歡笑聲和我下山的方向背向漸遠。

沿着路下山，跨過利馬特河，路過奧古斯汀巷向南行，就到了餐廳Zeughauskeller，這家餐廳坐落在蘇黎世聖彼得教堂附近，算是舊城區久負盛名的一家餐廳，也是許多排



▲德式牛扒套餐。 作者供圖

行榜上蘇黎世美食的榜首。比較有意思的一點是，這家餐廳的前身其實是以前瑞士的軍火庫，始建於十五世紀，直至今在餐廳內的牆壁上仍然掛着為數不多的武器，餐廳的內部結構也保留着過去倉庫的模樣。除了保留的傳統裝潢，也有一些現代畫或攝影作品的裝潢，還有一些滑雪運動員的簽名頭盔等，畢竟瑞士作為滑雪勝地，自然也有不少滑雪名家或者愛好者光臨。

餐廳提供的是傳統的德式料理，服務員也非常熱情好客。這不僅是舊城區中為數不多禮拜天也營業的一間餐廳，提供中英文菜單，可以說是非常體貼。畢竟，筆者已經深刻體會到無論是禮拜天的蘇黎世還是琉森，是一個連大多數超市都閉門不開的「休閒」城市。所以這間餐廳算是非常勤力了。

我點了一份招牌的牛扒套餐，牛肉入口軟糯，配上一份味十足的醬料，可對口味清淡的人來說會稍微有些偏鹹，不過這也是德式料理的一大特徵吧。旁邊配了紅菜頭、炒蛋和栗子，有足夠甜味，布霖的核掏空後被塞滿了覆盆子果醬。一個人吃飯的時候，與一對白髮阿婆拼桌。她們端莊而自洽，熱情又優雅，席間還不時與服務生打

趣。我們也忍不住攀談起來，很奇怪的是，語言不通加上自己因為手術原因導致聲音尚未恢復，而她們聽力又不佳的情況下，竟然全程還聊得挺開心。我想遇見她們，也是時間的奇緣。

之後，友人表示難得來一趟，又極力邀請我前往一間據稱是蘇黎世最正宗最熱門的中餐廳食飯。我們點了酸菜魚、魚香肉絲和一份時蔬粉絲豆腐湯。相比筆者自己之前在倫敦唐人街試過的中餐廳，的確有過之而無不及。當然，倫敦也有不少菜品出色的中餐廳，因此這裏只能以筆者有限的個人經驗而談，絕無拉高踩低之意。

在前往瑞士前，一直感嘆倫敦在外食飯物價高昂，這次在蘇黎世待了三日後，感覺應該收回這一評價。在軍火庫餐廳的套餐含加一服務費在內，大約盛惠四十歐元一湯就；而那間蘇黎世最為出名的中餐廳兩菜一湯就近九十歐元，價格就比倫敦貴大概三分之一。當然，他們提供的分量足夠，甚至說對於大多數亞洲人來說可能太大了。雖然餐品是過關的，卻也並不十分出色，最後還是落在了「貴價」這一點上，所以如果想要在蘇黎世吃好吃好，錢包一定要記得準備妥當。



# 「如此漫長 如此濃郁」



市井萬象

「如此漫長 如此濃郁——黃永玉新作展」正在北京中國美術館正式舉行，展出近一百六十件作品，展示黃永玉晚年的創作狀態和藝術追求。展覽將持續至七月十一日。

新華社

# 星輝盛放



英倫漫話 江恆

當夜深人靜，眺望星空，你一定無法想像一個多世紀前梵高的心境，他眼中的星空，已不是明月皎潔，繁星點點，而是光影流動、色彩飛旋的世界。

眾所周知，梵高不僅以畫向日葵聞名，還以畫星空著稱，他的《羅納河上的星夜》、《星空》和《夜間的露天咖啡座》被統稱為「夜空三部曲」，而前兩者尤具代表性。他在作品中所勾畫出來的，是一個完全不同於普通人眼中所見的夜空，如同作家史蒂文·奈菲在《梵高傳》一書中所寫，那是「搏動的燈光組成的萬花筒、繁星匯聚成的漩渦、光芒四射的雲朵，還有像太陽一樣明亮的月亮——只存在於梵高腦海中的、充滿宇宙星光和能量的焰火盛宴。」拋開非凡的繪畫天賦，這樣的星空是如何在他腦海中形成的？

把時間拉回到一八八八年二月，三十五歲的梵高抵達法國南方城市阿爾勒，他狂熱地投入到工作中，創作了多幅關於這座城市的畫作，但很快便痴迷於研究阿爾勒的夜空。四月，他寫信給弟弟西奧說：「我需要一個有柏樹的繁星之夜，也許是在一片成熟的麥田上方。」他在給妹妹威廉明娜的信中又稱：「現在我絕對想畫一片星空。在我看來，夜晚的色彩常常比白天更加豐富，帶有最濃郁的紫色、藍色和綠色。當你仔細觀察時，你會發現有些星星是檸檬色的，其他星星有粉色、綠色、藍色或紫色等勿忘我的光芒。很明顯，要畫出星空，僅僅在藍黑色上加上白點是遠遠不夠的。」

九月，梵高終於完成了《羅納河上的星夜》。他對這幅畫非常滿意，在給西奧的信中多次提及此畫，並向西奧寄去一幅草圖，與他的另一個作品《鸚鵡花》一起在一八八九年的獨立藝術家展上展出。該畫的最大特點是星星盤旋於夜空，與地上的燈火交相輝映，盡顯朦朧之美。有美術專家認為，這與梵高在英國的三年旅居生活有關，當時他被英國文化和繪畫風格深深吸引，英倫生活的點滴影響了日後他的藝術風格。據二〇一九年在倫敦泰特美術館舉辦梵高畫展的策展人表示，《羅納河上的星夜》

顯然有泰晤士河堤岸夜色的影子，當中的金與藍更是受倫敦晚上的煤氣燈啟發而創作。

至於《星夜》的誕生則頗具戲劇性，要從梵高完成《羅納河上的星夜》的一個月後講起，他當時為構建「南方畫院」的想法，邀請印象派大師保羅·高更搬進他在阿爾勒被稱為「黃房子」的家，兩人共同生活，一起畫畫。但由於兩人欣賞的藝術家和繪畫風格完全不同，常常因為不同的見解產生爭執，到十二月底，在一次激烈的討論過後，梵高用刀割掉了自己的一部分左耳。此後高更離開了阿爾勒，和梵高再也沒有見過面。翌年三月，迫於當地人聯署要求趕走梵高，他最終被送進了精神病院。兩個月後，梵高前往聖雷米普羅旺斯附近的聖保羅精神病院接受治療，在那裏他畫出了《星夜》，現藏於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。

《梵高傳》中講述了梵高的繪畫過程，受聖保羅精神病院的限制，他不能在白天後出去並直接站到星光下。為了描繪星夜，他只能等到精神病院熄燈以後，在天色漸暗群星閃爍的時候，隔着臥室窗戶的欄杆向外觀察，他長時間地凝視着每一道閃亮的光線，以及周圍若隱若現的黑暗。窗外的星空，給了梵高作畫的靈感，就像他在信中稱：「我對星空有了全新的觀察。」於是呈現在畫作上的，便是那經典的黃色星星形成的巨大漩渦，以及星雲的短線條糾結、盤旋。如書中所說，《星夜》呈現的是奇異璀璨的景象，原本寂靜的星空在梵高

筆下變得躁動、奔放和跳躍，梵高將自己印象裏的星夜畫了下來，濃密的筆觸將夜空點燃，掙脫所有的規則與束縛。

有關《星夜》的創作靈感，目前有兩種說法。一種是梵高的精神疾病產生幻象，為他打開了常人無法看到的圖景。但作家西蒙·沙馬在《藝術的力量》一書中提出異議，指梵高在醫院時的狀態似乎很清醒，他創作的一系列作品——扭曲蜿蜒的線條、旋轉的星星、阿拉伯式花紋的岩石、顛抖筆觸下的柏樹等，不應該被解讀為精神錯亂的結果，它們確實是那個清晰大腦所見的風景。另一種可能是法國艾菲爾鐵塔的啟發。英國藝術史學家詹姆斯·霍爾在去年指出，當時巴黎紀念碑作為國際博覽會的明星景點揭幕後不久，博覽會的開幕伴隨着一場壯觀的深夜煙花和燈光等表演，這些在梵高畫作中的「星星、天空和雲彩的煙火音樂」中重複出現。對於梵高來說，柏樹是展覽中心艾菲爾鐵塔的天然替代品，星夜是與標註着展覽開幕的燈光秀相呼應的鄉村和宇宙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從今年六月至九月，法國阿爾勒舉辦「梵高與星星」畫展，《羅納河上的星夜》時隔一百三十六年首次重返誕生地。用展覽負責人的話說，梵高對星空魂牽夢縈，曾反覆發問「我何時才能畫出星空？」因為他不僅對星星感興趣，更對它們與我們靈魂命運的關係着迷。如同他生前告訴弟弟西奧，星星是死者的避難所，「如果我想去里昂，我會乘火車。如果我想去星星，我就會接受死亡。」



▲《羅納河上的星夜》是梵高一八八八年住在阿爾勒期間所作。

法新社